

世界语言简史

(第二版)

[德] 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 著
吕叔君 官 青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世界语言简史

(第二版)

[德] 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 著
吕叔君 官 青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山东省版权登记 图字：15-2006-052号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世界语言简史（第二版）/（德）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著；吕叔君，官青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6

ISBN 978-7-80713-812-9

I. 世… II. ①汉…②吕…③官… III. 语言—世界—通俗读物 IV. H004. 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1988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Author:Hans Joachim Störig

Title:Abenteuer Sprache.Ein Streifzug durch die Sprachen der Erde.

Copyright © 2002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Münch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Germany

策 划 傅光中

责任编辑 傅光中 石学亮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com.cn>

电子邮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规 格 170×228毫米

21.75印张 57幅图 4插页 265千字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导 言

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

“就我所知，您是一位Sprachwissenschaftler（语言学家），或者说您是一位Linguist，也许这两者并无不同？我很想问您一个关于语言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我一直希望能够遇到一个这方面的专家。”

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可能就这样开始他们的一场对话。这场对话会如何继续下去尤其取决于这个被提问的人（我们假定他确实就是一个语言学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譬如，这个人可能是个学究气的人。要想在学术上有所造就，他就必须要精确地回答问题，甚至要非常精确，精确到近于迂腐——当然，他也未必立即就会在一个门外汉面前卖弄自己的学识。这位学究可能首先要对提问者的第一句话纠缠一番，他会详细地解释，Sprachwissenschaft和Linguistik^①只是粗看起来指同一个东西；然后他会说，既不会有语言学家，也不会有语言学。

“语言现象真是太复杂了，”他会说，“我们可以从许许多多的角度来观察它，而每一个角度都隶属于一个甚或多个学科。比方说，当一个成年人遇到了语言表达障碍问题，或者当一个儿童在语言习得方面遇到了障碍，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医生的事情，或者是神经病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的事情，或许还得拉上一个心理学家或一个Logopaeden（语言矫正专家），最后还需要一位语言学家。或者，如果您的问题涉及某一种特定的语言，那么您最好去问一位这方面的专家：如果涉及英语，那就去问一位英语语言文学研究专家，如果涉及法语，那就去问一位罗马

^① Sprachwissenschaft 和Linguistik均指语言学。——译注

语族语言文学研究专家，如果涉及汉语，那就去问一位汉学家……此外，这些人通常不仅研究一种语言，而且还研究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以及广义上的与之相关的文化。然后我们再说语文学，希腊语语文学和拉丁语语文学一般则被统称为‘古典’语文学。而普通语言学所考察的内容并非各种语言之间的区别，毋宁说，它更为关注的是所有语言的共同之处：它的对象是语言作为这样一种……”

若是提问者（可能是位先生，当然也可能是位女士；同样，被提问者既可能是位先生，也可能是位女士）在这期间并没有走神儿，而是一直耐心地倾听着，那么我们的这位专家或许这时就会想起来反问提问者如下问题——换了别人可能不会啰唆这么半天后才提问的：“那么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我很想知道，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语言？”

我们的这位提问者可真是不走运！因为几乎没有一位语言学家能够给出一个他所希望得到的准确数字，比方说“有2787种”。内行人，不管他是不是一个学究气的人，也许更愿意这样回答：虽然他没有能力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他倒是很愿意向这位提问者——如果他乐意为此牺牲一些自己的时间的话——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何以不能以此种形式加以回答。为避免看问题过于片面，我们最好采用一种问答游戏的方式，也就是说，采用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市场和小巷子里与雅典市民玩的那种问答游戏，苏格拉底往往会使被提问者逼进死胡同。

“您估计一下，”这位学者不无狡猾地开始提问，“我们的德语中有多少种方言！”

这位门外汉怎么能够估计的出呢！于是，这位专家会说：因为手头上没有地图，他至少可以在头脑里勾画出一张二战以前的德国地图——不，应该是一张中欧地图——就从右上角开始数，那里有——毋宁说是曾经有过——波罗的德语^①，它实际上正在消亡。然后就是东普鲁士语，今天只有一些老年人还在说这种语言。再往下就是波曼人、马克-勃兰登堡人、梅克伦堡人，他们都讲着各自的德国土话……”

这是不是说，波曼人、梅克伦堡人以及诸如下萨克森人的低地德语是一种方言，或者是三种不同的方言呢？

提问者对这个问题有些拿不准，他说这是因为他还从来没有去过“东北角”

^①波罗的德语是居住在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德意志人说的一种德语方言。——译注

那些地方。

于是,这位语言学家就建议,或许可以先从“西南角”开始数起。

现在他把我逼进了死胡同!提问者想,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在施瓦本南面居住着“阿雷曼人”,在南巴登,在瑞士,在埃尔萨斯,只要那里有人还说德语……但是,难道这也是一种德语方言吗?在布雷根茨,在弗莱堡,人们毕竟还说着不同的德语,就瑞士来说:当一个巴塞尔人和一个伯尔尼人都说各自的方言,难道他们能够毫无障碍地相互沟通吗?或者,他们能够与一个来自格劳宾登州的几乎很少从山沟里走出来的老农民沟通吗?而且,每个说德语的瑞士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还是固守着自己的方言……于是他会大声说:“我真不知道该从何数起。那里的方言千差万别,除此之外,要给它们划定区域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相互混杂交错在了一起,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语言学家微笑着说:“您知道我为什么向您提这些问题吗?”

“似乎有些理解您的用心。我现在明白了,要想数清究竟有多少德语方言并非那么简单。这要取决于如何界定‘方言’这个概念。如果有人骑自行车从上巴伐利亚到下巴伐利亚,然后再去弗兰肯,他就会知道,那儿的人们说的话一个地方一个样,他几乎分不清,一种方言在哪里结束,而另一种方言又从哪里开始。我还想补充说一下。我是慕尼黑人,而且我也在那里上学。我想说,我的听辨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我甚至能够听得出来一个慕尼黑人是在慕尼黑的哪个市区里长大的。在维克托里安市场上,有许多来自附近郊区的农民出售他们的农产品,我能够听得出来一个农妇是来自慕尼黑北郊达豪一带,还是来自慕尼黑城南的霍夫丁格夫斯特。这样看来,我觉得萧伯纳的《皮格马利翁》中著名的希金教授的功绩就根本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了……”

“您提到这一点很好。”语言学家插话说,并提醒他别忘了,那部作品中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让那个姑娘爱丽莎改掉她说方言的习惯,而在于让她改掉自己从小就养成的下层社会的那种粗俗的说话方式;她应该学会(如某些农民所说)说“书面语”,也就是说,她应该说规范的标准英语,这种标准英语是以居住在伦敦、肯特郡、牛津和剑桥的那些有修养的人士所说的语言为基础的,它能够证明一个英国人是“有修养的”阶层里的成员。如果这个剧本用德语演出,那么就应该让演爱丽莎的演员说一口柏林土话或者粗俗的维也纳方言——这要视这位演员掌握哪种方言而定。而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语言的地域性差别,即我们所说的方

言（Dialekte），而是指语言的社会差别，是指社会某一阶层所特有的那种说话方式，亦即我们所说的社会方言（Sozialekt）。

这时提问者又插话了。他说，不仅每个社会阶层的人带有自己特有的说话方式，仔细想来，每个小集团、宗派、家庭也都有各自的语言特点，他们只是在“自己人中间”才那样说话，对外人则是用另一种方式。他接着又说，基本来说，每个人除了自己独有的声音特色之外，不是还有自己独有的不会与别人混淆的说话方式吗？“要不然我怎么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辨认出自己的亲朋好友呢？即使我根本看不到他们，比如说通过打电话或者听广播，我也能辨别得出。”

语言学家接着补充道：“我们甚至可以借题发挥一下。试验语音学是语言学领域内的一个年轻的本应划归纯粹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它能够把人说话时产生的声波记录下来并立即使其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结果表明，同一个德语词在每个人的口里却发出各不相同的音调，甚至可以说，同一个词在我们每个人的口里发出的音调永远都不会是一模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我们的语言中的一个常用词在数百万人的嘴里会发出数亿万种音调，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重复发出同一种音调！”

这很有意思，提问者心想，但是他却提高了嗓门说：“您说的这些离我原来想问您的问题都太远了，简直是离题万里。我想问的问题与方言、社会语言、集团语言或个人音调都无关，而只是与语言有关，像德语、法语、阿拉伯语等等，清点一下它们的数量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吧！”

语言学家首先还是拐了个弯，他说：“语言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比如‘特殊语言’，像海员、矿工、猎人、士兵和大学生，他们往往会展开一些圈外人不容易理解的语言。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流氓语言，即所谓的黑话，或者今天的青年人使用的语言中。最后还有专业用语，特别是在各个科学领域内。当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的博士论文几年后要发表时，出版社的人问他是否对原来的论文作了修改或改动，他回答说：‘我只是把它从日耳曼语翻译成了德语。’新近的例子则有计算机从业人员的语言、广告业的行话等。”

“还是言归正传吧，”我们的语言学家说，“要想清点一下语言的数量并非那么容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在语言与方言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您称低地德语是一种方言，或多种方言，那么您有什么理由称荷兰语——它也可算作一种低地德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呢？”

“因为荷兰曾经是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而几百年以来它已经形成独立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荷兰语已经成为官方语言和人际交往的语言。”

“照您这么说，巴斯克语就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语言，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把它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瑞士把列托罗曼语^①列为国家的第四种官方语言时，它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之前它就根本不是一种语言呢？加泰隆语^②也是类似的情况，它曾经长期受弗朗哥的压制，而今天才获得自由，并得以出版自己语言的书籍和报纸。”

“那好，”提问者这时说话已经没有那么足的底气了，“或许这与文学语言有关，因为荷兰语、巴斯克语、瑞托罗马语都有自己的文学。”

语言学家说：“如果把这作为一种标准，那么我们或许就得把低地德语、巴伐利亚方言、施瓦本方言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因为这些方言也都拥有自己的令人尊敬的文学作品！再者说，有些民族的语言没有文字，并且也没有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那么它们的语言是不是就不能算作语言呢？”

“您是不是想告诉我，关于世界上的语言的数量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就像方言的情况一样——‘语言’这个概念就没有一个明确的限定。”

“这个问题无法得到回答有许多原因，这只是其中之一。”语言学家答道，“我们必须考虑到，在过去的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学家们最近的发现将人类出现的年代推得越来越久远——人类已经开口说话，而作为文字形式的语言才拥有几千年的历史。可谁又能够测算出，有多少种语言已经逐渐消失并被人们遗忘？谁又能知道，还有多少至今未被人知的语言还会浮出水面？再者，我们应该把《救世主》（Heliand）^③中的古高低德语、中世纪宫廷抒情诗人使用的中古高低德语和今天的德语看作一种语言吗？那么，乔叟、莎士比亚使用的英语和今天的英语是不是一种英语呢？”

提问者降低了他的要求：“我想还是保守一些吧，不管怎么说，按照语言的大类来划分，我至少也能得到一个答案吧？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世界上有数百种

^①列托罗曼语是居住在瑞士和意大利阿尔比斯山区的三个说罗马化语言的列托人部族使用的语言。——译注

^②加泰隆语属于罗曼语族，使用者约七百万，分布于伊比利亚半岛、巴利阿里群岛及法国的路西埃，其书面语以巴塞罗那方言为基础，在弗朗哥统治时期受到压制。——译注

^③《救世主》是九世纪时的基督教史诗。——译注

或数千种甚至数万种语言呢？”

“现在我们的意见越来越接近了，”语言学家说，“您只需要想一下——这个我们能够从基督教布道团那里了解到——迄今为止，《圣经》已经被翻译成了1800种语言，同一种语言的多种译本并不算在内。在马丁·路德之前就已经有许多种《圣经》的德文译本……”

“真的吗？不过现在请您让我自己估算一下。我认为，地球上每三种语言中就有一种语言已经有了《圣经》译本。保守起见，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地球上语言的数量估算在4000到6000种之间呢？”

“您的估算可以说比较准确！应该在6000种以上。”

“请允许我再问您一个问题：这个数字是不是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呢？”

“不是的。从17世纪至20世纪初，在欧洲的殖民地（特别是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殖民者的语言与被征服者的语言几经混合而诞生出了一百多种新的语言，这就是所谓的克里奥尔语。对语言学家来说，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而今天我们毋宁说，世界上有许多种语言——据估计有二分之一——正在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险。”

“哪些语言正在面临着这种危险呢？”

“所有那些只有很少人——从几十人、几千人到十万人——使用的语言都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险，比如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俄罗斯北部地区居民、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等使用的语言。假如祖辈的语言不再被子孙所继承和使用，那么这种语言就会死亡。”

“这是件严重的事情吗？”

“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人的世界观。如果一种语言死亡了，就意味着它永远地消失了。这就像植物和动物物种灭绝一样，都是非常可悲的事情，而且后果也会非常严重。”

“那么为避免这种危险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最好是能够做到（当然实施起来也相当困难）让专家们去寻找那些仅存不多的某种语言的使用者，然后把他们所说的和所知的记录下来（比如通过录音方式）。若想作出正确的筛选其前提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和比较——因为说某种语言的人（虽然他们能够轻松自如地使用这种语言）绝大多数对他们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和构成规律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如此，语言的死亡是我们几乎不可能阻止的了的。”

目 录

导言 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 / 1

第一章 破译死的语言和文字 / 1

象形文字的秘密 / 1

破译古文字的难度 / 10

楔形文字的破译 / 11

其他研究成果 / 23

未解之谜 / 26

第二章 印度日耳曼语系 / 32

接触但几乎不作比较 / 32

梵语 / 33

印度日耳曼语系 / 35

从语言种类的收集到比较语法 / 35

第三章 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分支 / 41

概述 / 41

印度语族 / 42

伊朗语族 / 44

波罗的语族 / 46

斯拉夫语族 / 47
凯尔特语 / 51
阿尔巴尼亚语 / 54
亚美尼亚语 / 55
托哈语 / 56
底层语言研究 / 58
安纳托利亚语族 / 58
伊利里亚语 / 59

第四章 希腊语——欧洲文明的摇篮 / 60

希腊语的历史 / 60
希腊字母 / 64
希腊语的发音特点 / 67
希腊语的语言类型 / 68
希腊语的构词特点 / 69
希腊语介词 / 70
希腊语人名 / 70
希腊语的表现力和灵活性 / 71
从古希腊语到现代希腊语 / 72
古希腊语的继续存活 / 73

第五章 拉丁语——欧洲诸语之母 / 75

拉丁语入门 / 75
历史 / 77
罗马人如何说话? / 79
教会语言 / 81
统一性的丧失 / 82
中世纪拉丁语 / 82
人文主义 / 84
大学和科学 / 84

富于活力的拉丁语 / 86
简洁明确并长存不朽 / 91
人文主义教育 / 100
拉丁语和欧洲的统一性 / 100
第六章 骄傲的女儿们——拉丁语之子语言 / 102
从拉丁语到罗曼语族 / 102
语言结构的转变 / 105
法语 / 107
意大利语 / 110
西班牙语 / 114
加泰隆语 / 117
葡萄牙语 / 117
罗马尼亚语 / 118
犹太西班牙语或拉丁诺语 / 119
罗曼语族的其他成员 / 120
第七章 日耳曼语与德语 / 121
deutsch的含义 / 121
日耳曼诸语 / 123
斯堪的纳维亚诸语 / 129
荷兰语/弗兰芒语 / 132
南非荷兰语 / 134
德语的发展过程 / 136
德语所受的外来影响 / 156
今日德语之状况 / 162
今日德语的趋势和问题 / 167
第八章 依地语、黑话和吉卜赛语 / 172
依地语和德语 / 172

对概念的解释 / 172
犹太人在德国的出现 / 174
依地语的分布 / 176
依地语的衰落 / 177
黑话——德语中的流氓语 / 178
黑话、依地语和德语 / 180
吉卜赛语 / 180

第九章 英语——新世界语 / 183

英语在当今世界的应用 / 183
英语的发展历程 / 184
英语词汇 / 189
今日英语的特点 / 193
离心趋势 / 196

第十章 世界上的语系：欧洲和亚洲的非印度日耳曼语系 / 198

导言 / 198
巴斯克语 / 200
乌拉尔语系 / 201
亚非语系 / 203
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 / 204
闪米特语族的特征 / 207
阿尔泰语系 / 208
高加索语族 / 211
汉语——汉藏语系中最重要的语言 / 213
达罗毗荼语系 / 225

第十一章 世界上的语系：太平洋地区、美洲和非洲 / 227

日语 / 227
朝鲜语 / 229

南岛语系	/ 229
印第安语	/ 237
北美洲	/ 238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 241
中美洲	/ 243
南美洲	/ 244
一种新分类	/ 245
非洲——语言地图一览	/ 247

第十二章 语言结构的主要类型 / 257

屈折型语言	/ 258
粘着型语言	/ 259
孤立型语言	/ 260
多式综合语	/ 260
分析型和综合型语言结构	/ 261
同源性关系和类型学分类	/ 262
反对传统分类的论据	/ 262
语言类型和语言变迁	/ 266
结论	/ 267

第十三章 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 / 270

概念阐述	/ 270
通用语言	/ 273
科学发现了代用语	/ 274
夏威夷语	/ 275
佛罗里达：古拉语	/ 277
牙买加	/ 277
塞拉利昂：克里奥语	/ 277
美拉尼西亚	/ 278
路易斯安那	/ 278

海地 / 279
塞舌尔 / 279
毛里求斯 / 280
库拉索岛：帕皮阿门托语 / 281
佛得角 / 282
奇努克语 / 282
洋泾浜豪萨语 / 282
井下作业用语 / 282
斯瓦西里语 / 283
苏丹 / 283
插入语 / 283
书写形式的转换 / 284
克里奥尔语的共性 / 285
第十四章 世界辅助语或世界语？ / 287
问题 / 287
17、18世纪的思想萌芽 / 289
19世纪的伟大方案 / 292
20世纪的构想 / 296
回顾 / 298
世界英语 / 300
参考文献与推荐阅读书目 / 304
图片来源 / 308
中外文译名对照表 / 309
译者后记 / 327

第一章

破译死的语言和文字

埃德加·爱伦·坡在其小说《莫格街谋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中为后来的所有侦探小说树立了一个典范。在我看来，他的后继者或模仿者是否超越了他，这还是个问题。爱伦·坡于1843年发表的另一篇作品《金甲虫》（*The Gold Bug*）也同样令读者着迷，故事是随着对一种密码文的逐步破译而展开的。他称这种小说为Tales of ratiocination（推理小说），即通过严密的理性思考和推理来揭开谜底的小说。破译某种已经消失的语言和文化同样是令人着迷的一件事情。

象形文字的秘密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其目的是想给法国的死敌英国以有力的打击，由于直接从英国南部海岸登陆看来毫无希望，于是拿破仑就企图通过占领当时被土耳其统治的埃及，从而威胁英国至印度的海上通道。但是不久之后，拿破仑的这次行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失败了，因为拿破仑的海军在埃及阿布基尔被纳尔逊统帅的英国舰队彻底摧毁了，这位科西嘉人只好仓皇逃回法兰西。但是，对于语言学历史来说，拿破仑的这次冒险却是功绩卓著。

拿破仑随军也携带了一些考古学家和学者前往埃及，目的是想揭开隐藏在这个古老国家的历史秘密。1799年，在已被法军占领的离尼罗河入海口西岸不远的



罗塞塔石碑（局部），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

拉什特堡（被法国人改称为圣朱利安堡），人们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岩，约有1米高，70厘米宽，30厘米厚，这块石头在历史上被称作罗塞塔石碑。罗塞塔（Rosette）是拉什特（Ras-chid）这个埃及地名的法语名字。这块石头的正面刻有三种形式的文字：最上面有14行古埃及象形文字，句首和句尾都已缺失；中间是32行所谓的埃及草书文字，它是一种埃及的纸莎草文书（Papyri）；再下面就是54行希腊语文字，其中有一行尾残缺。

为了说明这块石碑为何如此重要，我们还必须追溯一下埃及的历史。埃及文明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据推测，公元前4000年时在埃及已有两个大王国，一个位于尼罗河上游向南至阿斯旺一带，另一个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一带。公元前2850年，法老美尼斯（Menes）将两个王国统一成一个大王国，从而开始了三十个朝代的法老统治。一个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大